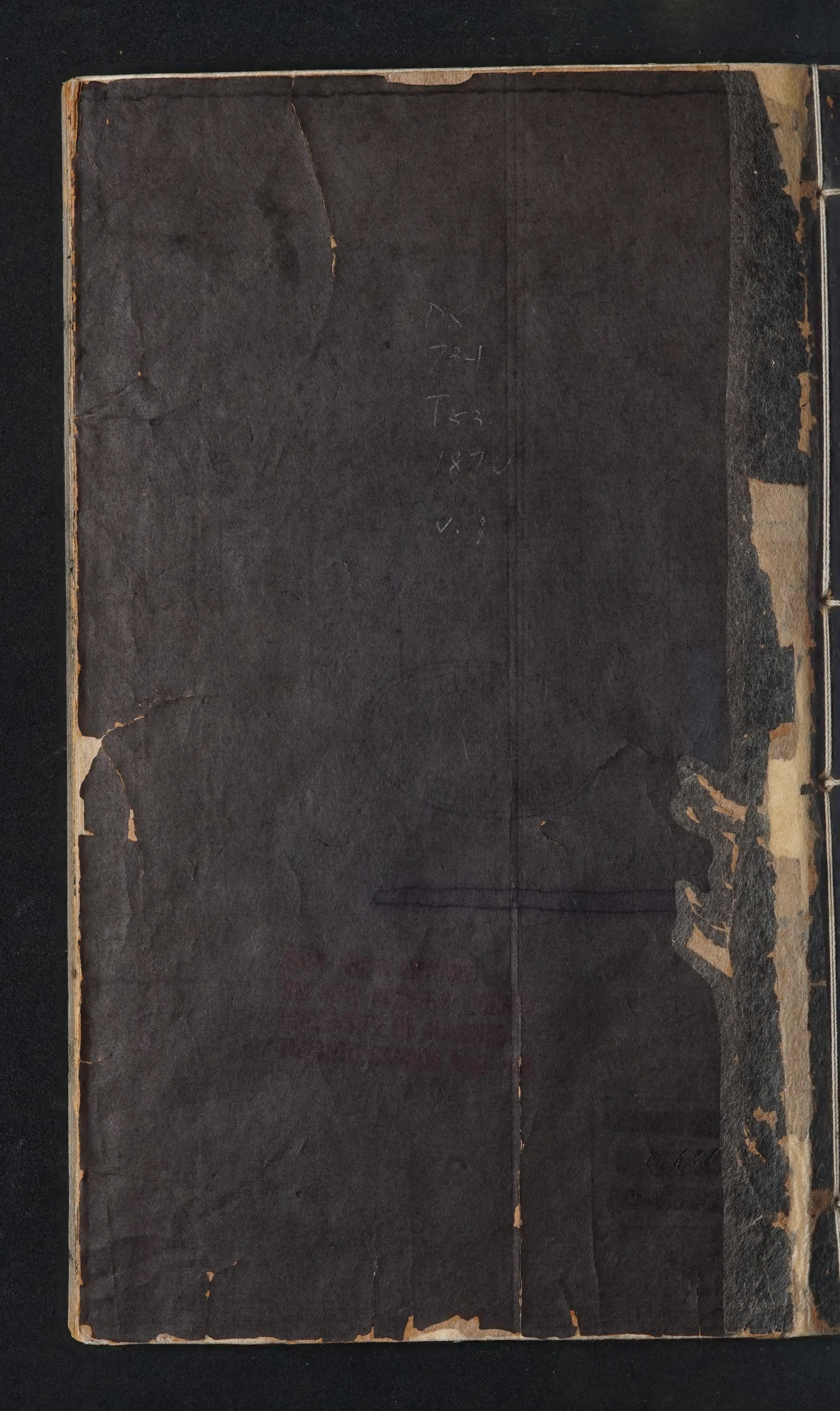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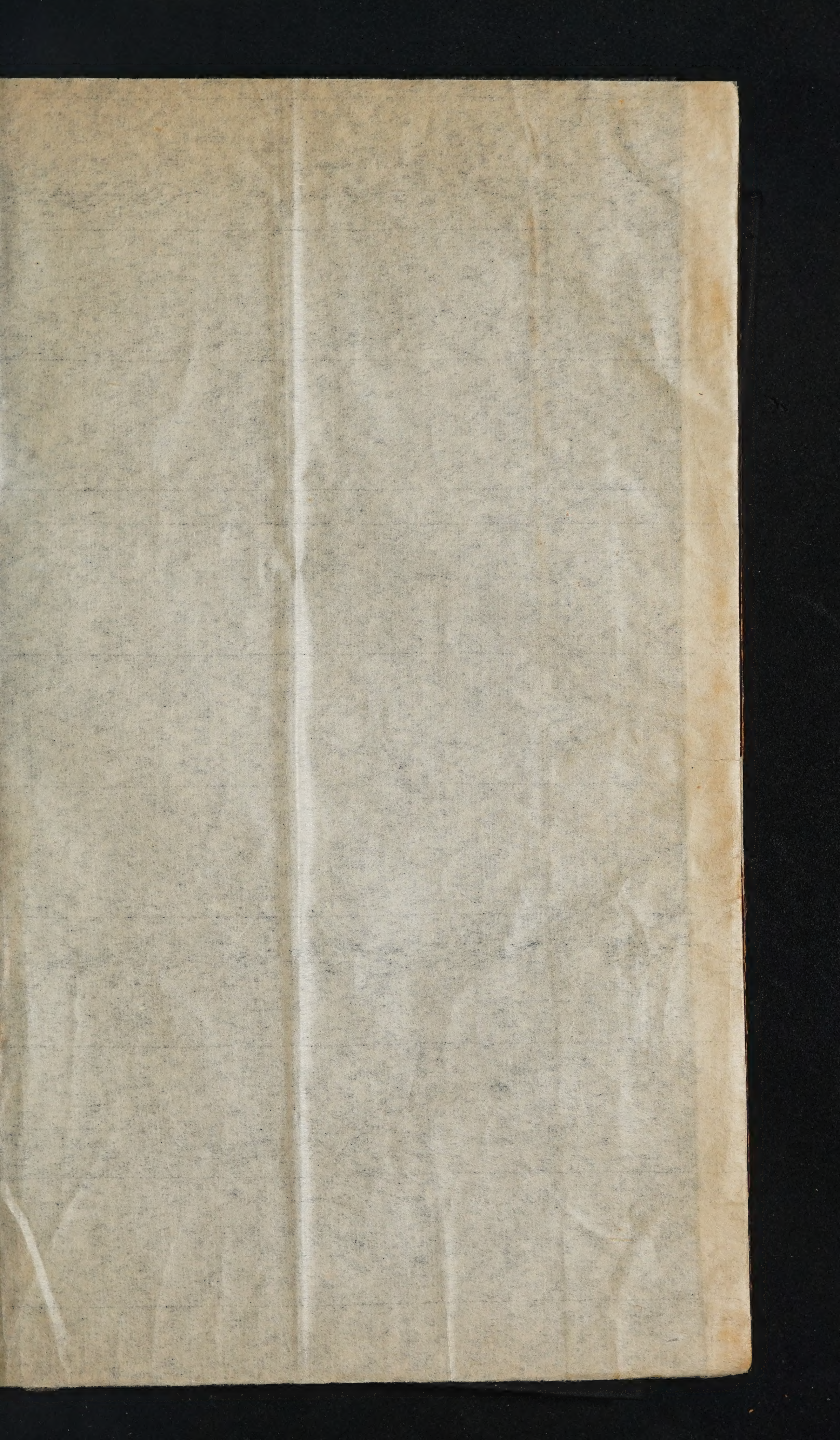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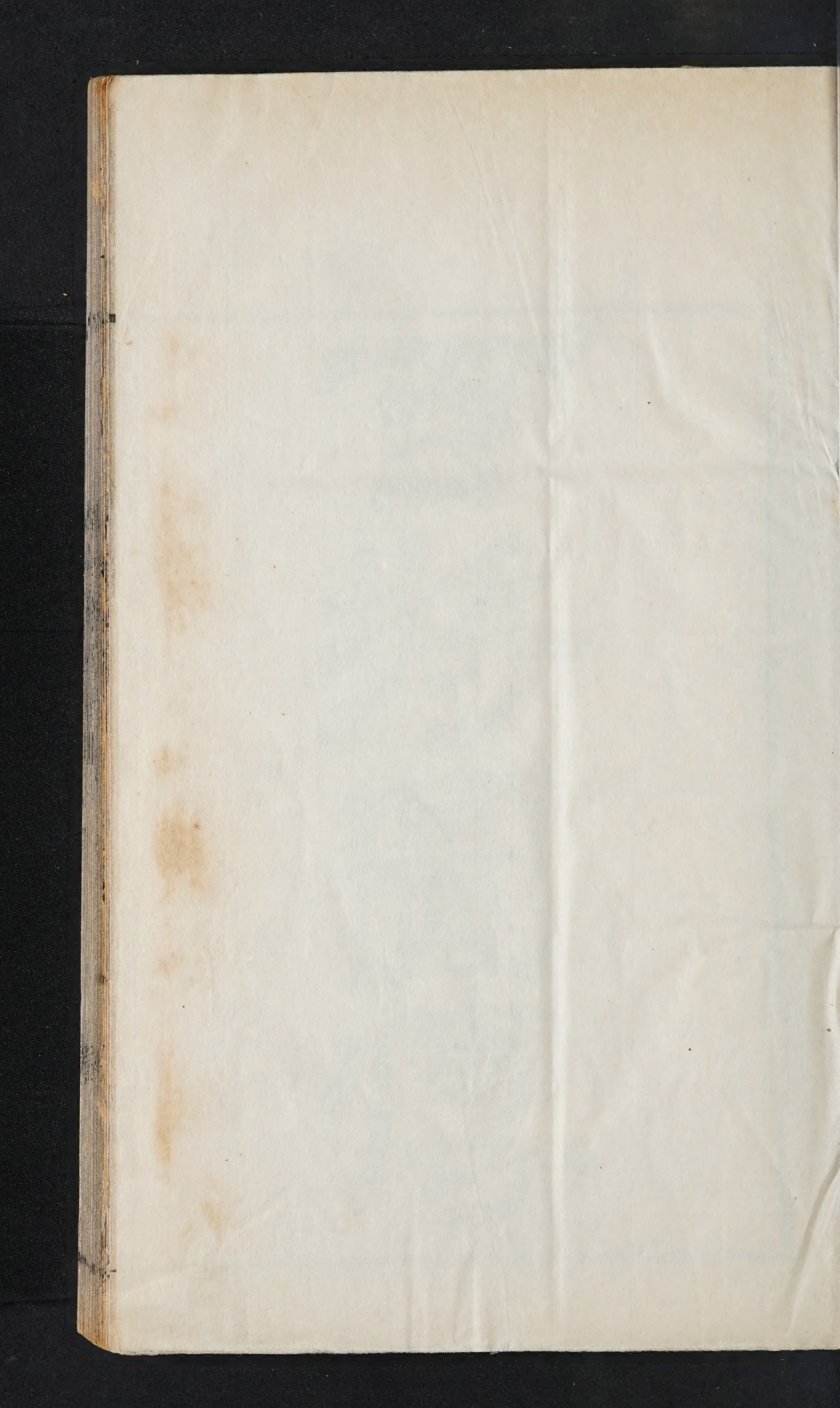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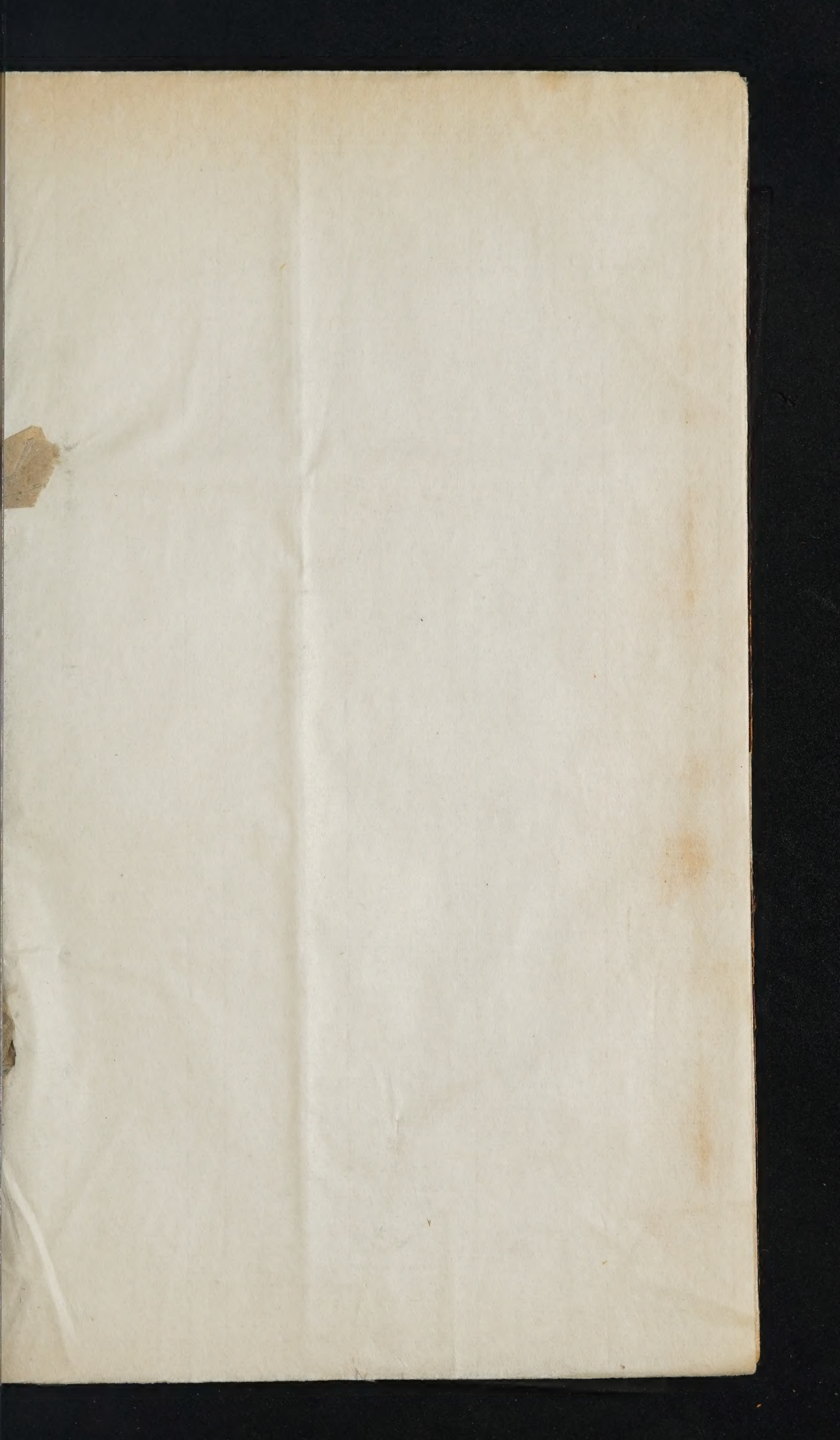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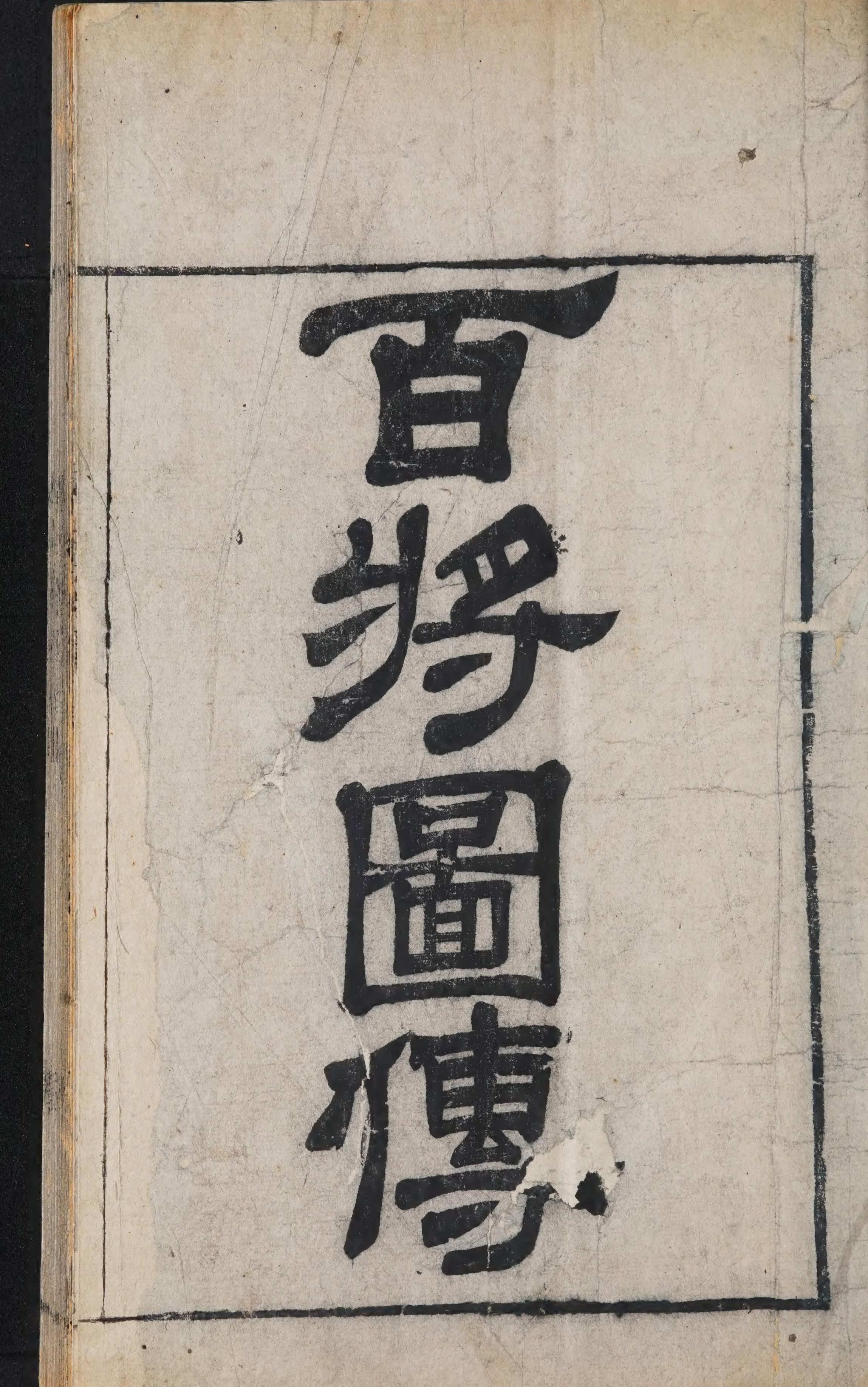










百將圖傳



序

謹案

四庫兵家將苑一卷舊本題漢諸葛武侯撰百將傳一百卷宋張預撰廣名將譜十七卷不著撰人名氏百將傳始太公終劉鄩傳末綜論行事以孫子兵法比合之立說迂淺將苑及廣名將譜則又坊肆依託三書均列存目未稱盡善日昌奉

命撫吳承綠營窳弊之餘大亂甫定鄰疆猶徵饟紛沓無暇自顧屯練僅就撫標額兵併饟精募常日討而訓之其人大抵淮徐驍果經戰之士足振往日頹靡顧英畧而知方之難也吾是以有百將圖之作始周訖明皆

取其卓然可師尚者令吾軍人以投原餘暇轉相講說徐觀其材之可用與否夫兵事之可言者器也法也其不可强者智也勇也而所以鼓其智勇運其器法者仁也廉也緩急有事文武股肱非其人莫勝
國家捍圍之任然則兵可不慎謀而良將可不深注意哉古人言兵之可恃在明其分數又言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未有離準繩規矩而求神明變化者則是書亦造就將才之資也同治九年夏六月豐順丁日昌序

百將圖傳序

百將圖傳二卷傳各一人圖各一事雨生中丞輯刊以訓士卒者葢席其知方之略而生其督効之誠以見伊古將才生不擇地用不擇人一旦建不世之功足以震驚中外非偶然焜燿旂常也夫將才之難也運用之妙善乎乘機紀律之明恃乎立法而又氣足以懾之智足以決之鋪觀乎前史已然之迹以審求成敗得失之由設身於艱鉅交集之塲頓發其敵愾同仇之誼若者爲大將若者爲名將傳須徧婦孺閭合到孫吳古今人何必相懸遠耶予忝專閫歷有年所日簡材官以練其技武爰起偏裨建牙方面者不乏其人焉三吳之士抑吾

舊部也回憶壬癸間趨兵東下始與軍人共甘苦滬瀆上枕戈嗚櫜夜分喁喁大抵懷忠憤志果毅相詔相勉此景恍在目前仰賴
天子神靈事得早蕆昔之壯士今猶盛年人雖椎魯習曉公義召之南畝還之南畝聽其羸老豈不重自削弱乎哉且大難克平民氣初靖江海之交涵淹百族憑淩狡伺往往而有中丞既拊養吾人又訓廸之亦固以備他盜與非常乎我士卒益宜講明節度謹守條教上副
國家諮求頒收之勤循覽是編亦使予舉義淝淮之初志一暢焉然則中丞之注意將才又豈唯善撫吾人已哉同治九年十月合肥李鴻章序

百將圖傳上目錄

衛青　鉗徒論相

霍去病　渡河受款

祭遵　雅歌投壺

王霸　冰合滹沱

馮異　蕪亭進粥

耿弇　宮臺望戰

寇恂　高平斬使

賈復　受檄擊郾

吳漢　無終奪軍

馬援　聚米爲山

臧宫　城門斷限

磻溪坐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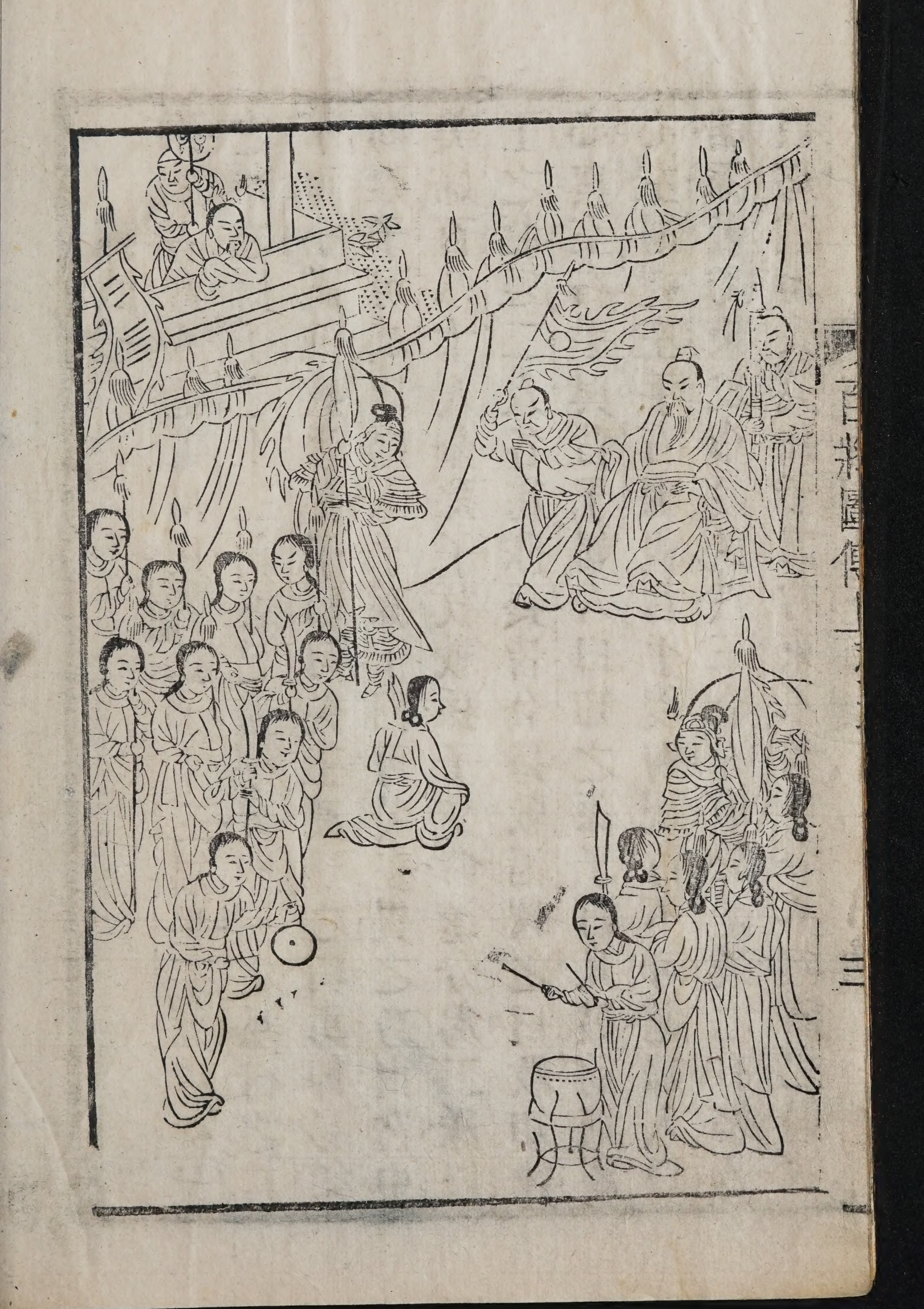


呂尚 周

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從其先祖封於呂故名呂尚字子牙尚抱經天緯地之才嘗著有六韜備言陰陽遂爲兵書之祖時值商紂暴虐避居東海之濱坐石磯垂釣絲不設餌釣不曲鈎每言不釣魚鼈獨釣王侯人多笑之困窮老矣聞西伯賢善養老遂往歸焉入岐州復釣於磻溪之上欲干西伯西伯自羑里歸將出獵命卜有所獲否卜者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乃王霸之輔西伯喜而獵果遇尚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吾先君太公嘗曰當有聖人興周子其是耶太公望子久矣故又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時年八十有二西伯尊之

爲師問政對曰爲國有三策敬天勤民親賢而已西伯善之是時天下三分有二西伯事殷不改至武王嗣位紂惡愈甚武王方修文王之業尊太公爲師尙父鷹揚東伐太公因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衆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觀兵於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也遂克商武王封師尙父於齊後之言兵者皆宗太公六韜爲本謀

吳宮教戰



孫武 周

孫武者齊人也善用兵著孫子十三篇吳王闔廬往見之難之曰子之十三篇吾已盡觀矣然言之易行之難子可小試勒兵乎孫子曰可吳王又難之曰勇悍易柔弱難子可試以婦人乎孫子曰可吳王異之乃出宮中美婦百八十人命孫子教戰孫子受命遂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因教之曰汝知汝心與左右手與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凡鼓前則視心左則視左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不可違婦人曰諾孫子約束既布設鈇鉞三令五申於是鼓之右婦人以爲戲而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

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令申令既已明而鼓之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法當斬因命斬左右二隊長吳王從臺上觀大駭趣使下令勿斬孫子曰臣已受命為將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二姬以殉用其次為隊長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悉如紀律無敢出聲孫子乃使使報王曰兵已整齊請王下觀惟王所用雖赴水火可也吳王心知孫武能用兵遂以為將

馬陵伏弩



孫臏 周

孫臏者孫武之後世子孫也與龐涓同學兵法後歸齊田忌忌數與諸公子馳逐重射博利前者勝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而馬有上中下輩往往相配而出故勝負不決因謂忌曰取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忌如之既馳三輩畢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以孫臏爲能進於威王威王問以兵法遂以爲師

魏使龐涓伐韓齊威王使忌爲將臏爲師以救韓直走大梁龐涓聞之去韓歸救魏逐齊師臏因謂忌曰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因使

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又明日爲二萬涓見之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亡去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因令萬弩夾道伏期日暮見舉火而發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臏以此名重天下世傳其兵法

濟上勞軍



樂毅 周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有功文侯封以靈壽子孫因家焉毅生而賢善用兵是時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忘報毅因請於魏王而使燕燕昭王一見卽以客禮待之毅感其誠遂委質而臣燕昭王喜竟以爲亞卿因問伐齊之事毅對曰齊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與趙及楚魏合燕昭王以爲然因別遣使連楚魏先使毅約趙惠文王毅復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是時諸侯正害齊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復以相國印授毅毅遂并護趙楚韓魏燕

以伐齊。因大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毅將燕軍獨追至臨淄。齊湣王敗亡走保於莒。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

雁門縱牧



李牧 周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邊患爲約曰邊若有患急入收保邊士願請一戰牧乃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曾破敵受賞百金者）彀者十萬人悉勤習戰然後大縱畜牧人民滿野邊寇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牧出其不意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遂大破單于十餘萬因而奔走不敢犯趙邊境者十有餘年



火牛破敵



田單　周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爲臨淄市掾燕使樂毅破齊單時在安平知必有變令宗人盡斷其車軸末以鐵籠之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多以轉折車敗爲燕所虜惟單宗人以車鐵籠故得脫

燕圍即墨即墨士大夫知單鐵籠之智遂推單爲將軍因宣言曰吾惟恐燕軍劓所得齊卒置之前列與我戰即墨殘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齊降者盡劓愈堅守恐爲所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恐燕人掘我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人果掘燒死人城上望見涕泣欲戰怒百倍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

伍間令甲士皆伏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又收民金千鎰令卽墨富家賂燕將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燕將大喜由此益懈單乃收城中牛千餘絳衣龍文束兵於角束炬於尾燒其端夜縱牛出壯士五千隨之走燕軍燕軍大驚以爲神師也城上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震天地燕軍奔走齊人遂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

登壇拜將



韓信　漢

韓信者淮陰人也布衣時不能治生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終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後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言於漢王拜爲將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東下井陘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半夜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漢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平旦大戰良久信佯走趙果空壁逐之

信所出奇兵二千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退還歸壁皆漢赤幟大亂漢兵夾擊之大破趙兵

淮陰少年嘗謂信雖長大好帶刀劒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胯下於是熟視俛出胯下一市皆笑信以爲怯後信爲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召辱己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中尉告諸將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甯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鴻門闖宴



樊噲 漢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閒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爲沛公噲以舍人從沛公擊章邯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罪項羽既饗軍士鴻門中酒亞夫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怒目眥裂髮上指冠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驂乘樊噲也項羽曰

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劒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噲去是日微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

細柳式車



周亞夫 漢

周亞夫者。絳侯勃子也。漢文帝封爲條侯。文帝六年。匈奴大入邊。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上自勞軍。軍士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對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

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吳方攻梁。梁

急請救太尉引兵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堅壁不出而使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後吳奔壁東南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逐大破之降其兵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而吳楚平

冥山射虎



李廣 漢

李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漢景帝時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景帝使中貴人從廣擊之中貴人以數十騎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奔告廣廣曰此必射鵰者也乃以百騎往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也縛之上馬匈奴驚盡上山列陣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突前射殺之胡兵至夜半皆引去廣乃歸其大軍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卧虎焉射之一矢卽斃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溲器示厭辱之也他日復獵於冥山之陽又見卧虎射之没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

而更射。鏃破簳折而石不傷

鉗徒論相



衛青 漢

衛青字仲卿嘗從人至甘泉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免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元光六年以椒房戚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斬首虜數百騎賜爵關內侯是後凡匈奴犯邊皆有斬獲又畧定邊地甚廣遂拜青爲大將軍益封青八千七百戶三子皆侯

衛青擊匈奴諸將各斬獲有功獨蘇建以三千騎戰敗盡亡其軍獨以身歸青問建罪當如何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

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

渡河受
款



霍去病　漢

霍去病者大將軍衛青姊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爲嫖姚校尉嘗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獲首虜過當封爲冠軍侯後爲驃騎將軍與公孫敖李廣張騫等分道擊匈奴去病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氐斬獲甚衆諸宿將士馬皆不如去病由是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

渾邪王欲降漢使人馳傳以聞上恐其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旣渡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王裨將多不願降欲遁去去病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然

後將其降者號十萬人。渡河歸上。封渾邪王爲漯陰侯。嘉去病之功。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去病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上益重愛之。

雅歌投壺



祭遵 漢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留爲門下吏從征河北爲軍吏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劉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敎令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拜征虜將軍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百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要隘爲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

華餘賊復與滿合遵乃分兵擊破之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遵卒後遇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冰合滹
沱



王霸 漢

王霸字元伯潁州潁陽人也光武南馳至滹沱河王郎兵在後候吏諓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官屬大懼帝遣霸往視之霸返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遂前河冰果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帝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帝卽位拜霸爲偏將軍使與捕敵將軍馬武討周建蘇茂將四千餘人救建先遣精騎遮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軍敗奔霸營呼救霸曰敵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衆多吾吏士心恐而捕敵與吾相恃敗道也今閉營固守捕敵無救

其戰自倍吾乘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武合戰良久霸乃開營後出精騎夾擊茂建敗走霸武始各歸營旣而賊復挑戰霸方饗士作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賊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

荒亭進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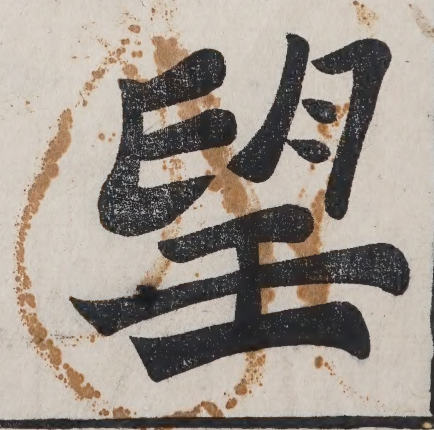


馮異 漢

馮異字公孫潁川文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光武道經文城異開門以牛酒迎光武念之遂以異爲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冽衆皆飢疲異具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旁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兔肩因復渡滹沱河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異爲人謙退不伐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立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建武三年春拜異爲征西大將軍與鄧禹鄧宏共攻赤眉異與賊約期合戰先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

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分兵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少衰伏兵卒起衣服相同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異乘勝追擊大破之降者八萬人

官

戰



耿弇 漢

耿弇字伯昭茂陵人也少習父明經之學因見郡尉試騎士建旌旗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光武時封好畤侯建武五年詔弇進討張步步使大將軍費邑軍歷下邑遣其弟敢守巨里弇乃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木揚言以塡塞坑塹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陰緩生口令得生還以告邑邑果自將精兵以救之弇喜曰吾揚言欲誘致邑來耳今邑來適合吾所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首以示巨里城中城中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因縱兵擊諸未下者四十餘營遂定濟南弇兵出淄水上張步氣盛直

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交鋒。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弇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賊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

高平靳使



寇恂 漢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初爲上谷郡功曹後拜偏將軍及光武南定河南而難其守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足備乃拜恂河內太守更始將朱鮪聞光武北伐以河內必孤遂使蘇茂賈強將兵三萬渡鞏攻温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軍吏諫曰宜待眾軍畢集乃可恂曰温乃郡之藩蔽失温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適馮異遣救至旛旗蔽野乃令士卒乘城大呼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陣動恂因奮擊大破之斬賈強

隗囂將高峻據高平大將軍耿弇圍之不克帝親征遣恂以璽書招降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

命誅文諸將曰今欲降之反戮其使無乃不可恂不應竟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欲降則降不降則固守峻惶恐卽日開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乎人稱長者以爲有宰相器

受撽擊
郾



賈復 漢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光武在河北復因鄧禹得召見光武與語奇之禹亦稱其有將帥節乃以復爲破敵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賜之從擊青犢於射犬衆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却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因披甲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

光武卽位拜復爲執金吾封冠軍侯時更始郾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因以檄叩地曰郾最强宛爲次誰當擊之復卒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遂遣復擊郾連戰

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爲
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戰深入希令遠
征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
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定封膠東侯

無終奪

軍



吳漢 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光武將發幽州兵。問可使行者。鄧禹薦漢。即拜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敕諸郡不應調。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客舍。漢即揮兵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淸陽。諸將見漢士馬強盛。皆曰。是寧肯分與人耶。及漢至幕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

漢伐公孫述。連勝。拔廣都。帝戒漢勿輕進。漢因乘利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

屯河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公既深入。又
與尚別營。緩急不復相及。尚敗。公卽敗矣。幸無他者。急
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遣謝豐袁吉十萬衆攻漢。別將
萬人劫尚。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吉圍之。漢召
諸將曰。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若潛
師就尚於江南。大功可立。諸將曰諾。遂閉營三日。多立
旛旗。烟火不絕。夜銜枚出。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分
兵拒水北。自攻江南。漢悉兵迎戰。大破之。斬豐吉。於是
引還廣都。

聚米為
山



馬援 漢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少有大志爲部督郵送犯至司命府見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轉游隴漢閒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奴耳乃盡散以頒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深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援夜至援因說帝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晰曲直昭然可曉帝曰

敵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囂眾大潰。

城門斷限



臧宮 漢

臧宮字君翁潁川郟人也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甚親納之以爲偏將軍建武十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等與岑彭相拒於荊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遂欲謀反從蜀宮兵少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人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囘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越人遂安宮與岑彭破荊門宮將降卒五萬人時人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

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遂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左步右騎。挾船而行。呼聲動山谷。延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眾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進攻綿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進軍咸陽門。與吳漢共滅公孫述。蜀地悉平。拜宮爲廣漢太守。封酇侯。

投筆封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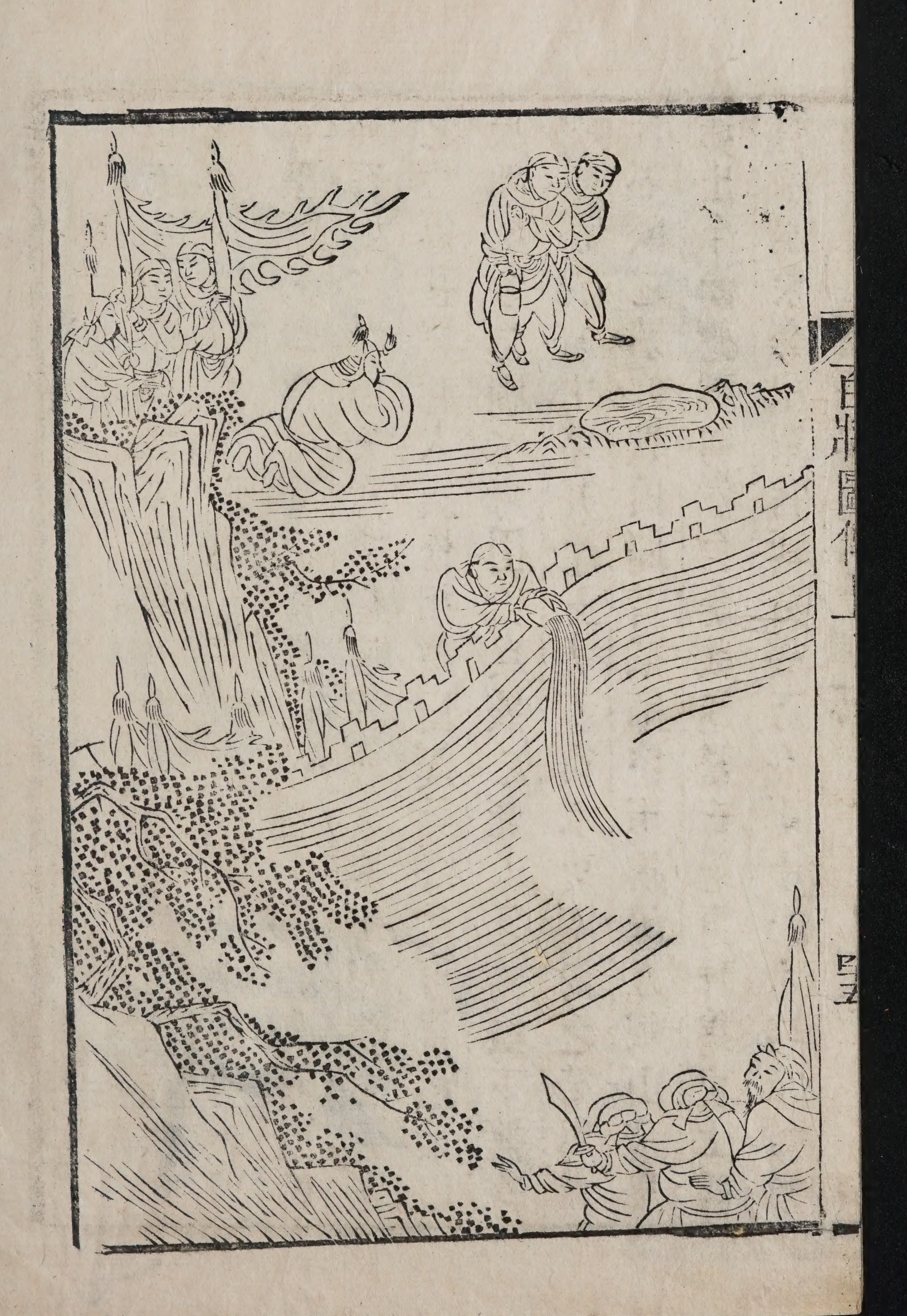


班超　漢

班超字仲叔扶風平陵人也家貧常爲官傭書久勞苦因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閒乎有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封侯相也都尉竇固出擊胡以超爲假司馬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意甚備後忽疎懶超謂官屬曰廣禮忽薄必有北敵使來乃會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激怒之衆曰死生惟司馬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當因夜以火攻敵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衆曰善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伏敵舍後約曰

見火發當鳴鼓大呼餘人各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敵衆驚亂遂斬北使及從士三十餘人餘衆百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因曰從事雖不行超何心獨擅之郭恂乃悅超因召鄯善王以敵首示之一國震驚遂納子爲質還奏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

疏勒拜泉



耿恭 漢

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漢始置西域都護戊已校尉。以恭爲之。屯金蒲城。敵攻之。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北軍曰。漢家箭神。其中瘡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敵中矢者。視瘡皆沸。會天暴風雨。隨風雨擊之。殺傷甚眾。北人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北人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遂整衣冠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敵。敵

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

酹酒還金



張奐 漢

張奐字然明燉煌酒泉人也舉賢良擢拜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單于左薁鞬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欲舉種應之而奐壁惟二百許人聞報即勒兵而出軍吏以力不敵叩頭爭止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要地使南單于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左薁鞬等連戰破之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奐正身潔己威化盛行

遷爲護遼中郎將時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皇甫規門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賴以安乃潛誘烏桓陰與通和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羌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幽并淸靜九年春召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遂招結南單于烏桓數道入塞寇掠朝廷以爲憂復拜奐爲護遼中郎將諸羌聞奐至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慰納之邊境復安

增竈斷追



虞詡 漢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初辟太尉府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州郡不能制因以詡爲朝歌長故舊弔之詡曰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靑冀之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吾知其無能爲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

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爲識有出市里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後羌寇武都鄧太守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遂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敵衆多吾兵少徐行則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敵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耳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戰之日詡

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改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敵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軍威甚盛賊由是散敗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其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貸貧人郡遂以安後遷尚書令臨終謂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不能無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也





